



Moonlight in the night

夜色中的月光

韩天航——著

漓江出版社



Moonlight in the night

夜色中的月光

韩天航——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色中的月光 / 韩天航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07-6968-0

I. ①夜…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6257 号

夜色中的月光

作 者 韩天航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968-0
定 价 28.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已经逝去的岁月
雕塑着永恒的历史
凝固着那些抹不掉的故事

——摘自笔记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7
第四章	23
第五章	34
第六章	45
第七章	56
第八章	69
第九章	77
第十章	88
第十一章	106
第十二章	117
第十三章	126
第十四章	136
第十五章	145
第十六章	153
第十七章	163

第十八章	174
第十九章	185
第二十章	194
第二十一章	204
第二十二章	209
第二十三章	218
第二十四章	225
第二十五章	234
第二十六章	242
第二十七章	250
第二十八章	257
第二十九章	264
第三十章	272
第三十一章	281
第三十二章	290
第三十三章	299
第三十四章	306
第三十五章	312
 后 记	 321

第一章

新疆冬天的白天特别短，五点刚过，天空就昏暗了下来，当伙房那块用来当钟的钢板在寒气中发出“当当”的响声时，天早已经黑透了。

我从伙房打好饭，天太冷了，鼻子与手都凉得生疼，我奔进队部的统计办公室，屋子里要暖和多了。新疆的冬天就是这样，外面很冷，但生了炉子的屋子里却很暖和，所以新疆的冬天有时也并不怎么难熬。

晚饭还是老样子，一个玉米馍，一搪瓷缸玉米糊糊，糊糊上面有几粒用包包菜根疙瘩腌的咸菜，切成丁丁，在油锅里爆炒了一下，因为沾了点油腥味儿，所以吃起来也很香。我坐到办公室的办公桌前，咬着玉米馍，喝着糊糊汤，嚼着咸菜疙瘩，“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自己都能听得到。如果在上海家里这么“吧唧”着吃，外婆就会吼。外婆是瞎子，看不见，“啥人吃饭的声音啊，穷叫花子投胎的啊”。外婆的规矩多得很：“坐没坐相，吃没吃相，走没走相，像什么样。有的姑娘家两条腿劈开着坐，下面那个红兮兮的东西都叫人看去了，真丢人！”那时我还小，当时就很吃惊，外婆什么也看不见，怎么知道那东西是红兮兮的呢？她肯定是听别人的荤段子才知道的！我正“吧唧”着，门被推开了，余文教走了进来。

余文教原名叫余振林，大眼睛，鹰钩鼻，薄嘴唇，是个话很多的人，别人说他城府很深，但我同他接触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这个

人有时也蛮透明的，对人也算比较真诚。他和我很谈得来，因为队上的文化人不多，在文化档次上我俩算是比较高的，因此我俩很谈得来，尤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俩有时还算谈得投机，何况在队上又属于同一个派的。

余文教也端着一缸子糊糊，手上捏着一个玉米馍。他一般是在家吃，很少在大食堂吃饭的，除非工作很繁忙的时候。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是冬天，虽然每天都要下地拉肥，但在那个年月，都是出工不出活，在工地上磨蹭到收工。人就是这样，能有偷懒的机会谁不偷懒呀？就像21世纪的现在一样，一旦有发财的机会，谁都会尖着脑袋往里钻，人心都是这个球样子。

他在我对面一坐，“吧唧吧唧”的比我嚼的还要响。

“冯洲，我的事你知道了吧？”他一边说，一边盯着我的眼睛，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好像有一样东西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上，似乎要把他压垮了。

“不知道呀。”我说。

“夏玉荷要跟我离婚。”

“为啥？”我很吃惊。

夏玉荷是他老婆，长得很漂亮，皮肤白白的，“雪肌润滑”，水汪汪的眼睛，挺挺的小鼻子，腰身柔柔的。尤其是走路的时候，那屁股扭得特有吸引力。有些男人就会色眯眯地盯着看。有的人说，看着那匀称的圆嘟嘟的屁股，恨不得上去摸一把咬一口。但也有看到她很邋遢的时候，她是排里的记工员，有一天大清早她来办公室交记分表时，我见她鼻尖上贴着一片黏糊糊的鼻屎，很恶心。但只要她略收拾收拾，那时全队没有个女人能比过她。

“我的事你真不知道？”余文教说。

“真不知道。”我很真诚地说。

“我犯错误了，犯了一个政治上的大错误。”

“什么？”我也有点慌了。那时政治问题是会有牵连的。我和他经常在一起谈话，队上的人谁都看得见。他要是在政治上犯错误，我怎么可能脱了干系？

“但跟你冯洲没关。”他也看出我的恐慌，“纯粹是我个人的错。”

“怎么啦？”

“我可能隐瞒家庭出身了。”他说。

“怎么回事？”我松了口气，因为隐瞒家庭出身的事肯定连带不上我。

“不是我有意要隐瞒的。”他把吃剩的一块玉米馍一口塞进嘴里，又“吧唧”起来。

炉子里火烧得很旺，他却把棉衣往身上裹了裹，其实屋子不怎么冷，他擤了把鼻涕说：“我来这儿时我记得我们家在土改时是划的中农，所以我一直填中农。可昨天指导员找我谈话，才知道队上发函到我们老家，我们老家回函来说我们家是富裕中农。指导员怀疑我是不是有意隐瞒家庭成分，要让我坦白交待，做深刻的检查。冯洲，我完了。”

现在人不知那个时候这事的严重性。隐瞒家庭出身，那是件不得了的事。关系到你是依罪对象，还是团结对象，还是打击对象。“地富反坏右”那时叫黑五类，绝对是打击对象。但那时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打击面似乎也有点扩大了，虽说富裕中农还不在政策范围内的打击对象，但实际上已经把它列入打击对象了。

“隐瞒家庭出身，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干吗要隐瞒呢？”

“我从家出来时，我家是划的中农呀！我怎么知道冒出来个富裕中农的呢！”

“那你也说不清，反正错在你自己。”我一本正经地说。在那个时候，说话就得这么“宁左勿右”。

“所以夏玉荷不依不饶地非要跟我离婚不可。她说，我不但害了她，也害了孩子。她说害了她也就算了，但害了晓勇可不行！”

余晓勇是他们的儿子，十二岁了，长得很英俊，又聪明。夏玉荷一提到她这个儿子，就眉飞色舞的，骄傲得不得了。

“‘为了晓勇将来的前途，这个婚我说什么也得跟你离！’她就是这么说的。”余文教沮丧地说。

我沉默着匆匆地把饭吃完。他也“囫囵”地一口气把缸里的糊

糊喝完。

“冯洲，我们是朋友，替我做做夏玉荷的工作行吗？夏玉荷一直很欣赏你，说你不但长相英俊又有才气又有学问，还拉得一手好二胡。”

他当场就给我戴上了几顶高帽子。

但我犯难，这种工作怎么做？

那时农场连队的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马灯。我在办公桌上搁着盏马灯。灯在四周散开一圈黄幽幽的光，由亮到暗。

“冯洲。”他说，那眼睛哀求地看着我，“我是为了我的儿子。女人离了就离了，但吃苦的是孩子！”

我自然很同情他，我与他虽说不上是多好多知心的朋友，但起码是属于还谈得来的朋友，尤其是他儿子余晓勇，聪明伶俐，我也很喜欢。他每次一见我就一笑，一声“冯叔”叫得特别亲切。

“那我试试吧。”我说，但又觉得没把握。而且他犯的是这种政治错误，关系到阶级立场问题，不大好说呀。

“那就谢谢了，那就谢谢了。”他满面堆笑点着头说。怕我会改变主意，边说边往外走。

我马上提醒他说：“这么大一件事，你可以回去落实一下嘛。”

“回去？”他说，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我是不可能回去了。”

“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夏玉荷啊。”

他说，他的老家在甘肃。他家四周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有的坡上硬是一棵草都不长，哪怕是长上几棵草也好呀。但就是不长，裸露在外面的黄土就像癞痢头的秃皮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去他们家乡，每家都有用坑蓄水的习惯，穷富就体现在坑里的蓄水上，有三坑水的家就算很富有了。他们家蓄有两坑水，大概富裕中农就是这么来的。若是只有一坑半水，那只能算个中农了。一坑水没有的当然是无产阶级，是贫农。有的人懒，一辈子都不肯挖个坑蓄上一些水，那就好了，就这么懒出个贫农来了。人懒有时也是福。

他那时在他们村的完小当小学教师，只教十几个学生，但怎么

也是村里的文化人了。本来可以在老家靠家里的两坑水和完小教师的一点儿微薄的津贴这么好好过下去的，可偏偏看上了村里和他家有世仇的夏家的夏玉荷。夏玉荷的爷爷好赌，赌掉了自家的三坑水，使夏玉荷的父亲成了贫农。夏玉荷不但是村里甚至可以说是全乡的一枝花。她到乡里去赶集时，后屁股总是跟着一群男人。去她家说亲的人总是络绎不绝。他爱上她后，怎么也拔不出来了。父亲一听说他恋上了夏玉荷，就说：“你要娶她，我就死给你看！”他们爷爷的爷爷就结上仇了，所以是世仇，因为相互间的仇杀，光余家就死了一个残了一个。他的伯伯，也就是他父亲的哥哥，因为夏家在他们余家的地里挖了三颗洋芋蛋，和夏家动了刀子，当场死在了地头。这个仇至今没报，因为解放了，土改了，夏家是贫农了，他们是中农的余家也就不敢报仇了。因为村里的贫农比他们中农多得多。但余振林爱上了夏家的姑娘，这是怎么也不行的！他的父亲大发雷霆，他的母亲当场就昏死了过去，他骨瘦如柴的母亲一直患有偏头痛。事情闹到他父亲天天上完小的大门口守着他、盯着他、跟着他，怕他去找夏家的那姑娘。

没几天，传来了好消息，夏玉荷吃不住家乡的苦，信奉“人挪活，树挪死”这条真理，出走了，跑了。有人说这个姑娘生性儿高，出去想图个跟村里人不一样的好生活。去哪儿了呢？一些消息比较灵的人说是去了新疆，因为她有个大姨跟着当兵的姨父在新疆。

第三天，余振林与父亲不辞而别，完小的教师他也不当了，追随爱情而去了，也奔向了那个充满传奇的地方——新疆。

夏玉荷确实是奔新疆而去的。但生活不是你想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的。她只带着一丁点儿钱和几斤粮票，以为走上两天路的行程就可以找到她的大姨与姨父。她不知道中国的大地有多大，以为只是从县里的这个乡到那个乡那么容易。走出村外、乡外、县外，才知道天地有多大。在铁路边上扒到一列货运车，“咯噔噔”停一站，“咯噔噔”又停一个站，装货、卸货，走了几天路程，好不容易到了新疆。那时人已经不像个人了，脸全都让“呜呜”叫一路的煤灰

涂得只剩两个眼睛与鼻孔了。拿着个1949年以前的破旧信封上的地址，终于找到了那个叫安海集的小镇，一问才知道，原先驻在那儿的国民党的一个营跟着陶寺岳将军一起和平起义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了，现在谁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只剩下几毛角和几两粮票的她望着那破旧的只有十几间破土坯房的镇子，以及镇外那茫茫的荒凉的戈壁滩，她傻了、哭了、绝望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人是有缘的。

余振林曾看到过夏玉荷的那只旧信封，知道她去新疆只能去找她在那儿唯一的大姨，于是也急匆匆地一路追到了安海集。安海集镇上只有一条短短的直直的小路。夏玉荷坐在一条稀稀疏疏的林带的埂子上，正在发愁吃完了这顿半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玉米饼子，不知道下一顿的着落在哪儿的时候，她一面用力嚼着饼子一面泪珠儿一滴一滴往下流。她无意识地擤了把鼻涕，把最后的一口饼子端详了老半天，正在犹豫着是留着下顿吃还是现在一口吃了。肚子还饿着呢，一口吃了吧。要是饿死在这儿就惨了，唉！为了寻找一个新的生活，很可能搭上这条命。

正在她走投无路时，她突然发现有人拖着疲惫的腿一步一步地走在镇上那条唯一的小街上。街上积满了浮尘，他走一步扬起一团土，走一步扬起一团土。

这好像是余振林啊，不会吧，怎么他也会来这儿？揉揉眼睛再仔细看看。余振林！真是他！

“余振林！”她像见了救星一样惊喜地大喊了一声。

其实她并不爱他，在村里虽然他一个劲儿地追她，给她写情书，时不时地会在她跟前冒出来，但她对他没有那种爱的冲动，没有那种触电的感觉。当然她也并不讨厌他，人家毕竟是村里完小的教师，村里的大文化人。但她并不想嫁给他，那个破烂的，灰土蒙蒙的，为了几坑水就可以炫耀富有的破村子，她早就不愿意待了，她早就想离开那个鬼地方去过另一种新的美好的生活。所以她不愿嫁给村里的人，哪怕他家有一坑半的水，是个文化人。因为一嫁给他，这苦日子你就只好又一天加一天地一辈子这么过下去了。再

说，她也不能再赖在村子里了，对她来说，赖在村子里只有死路一条！出来，说不定还有条活路呢。

事情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此一时与彼一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想法也就不一样了。

她大喊了一声后，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似乎又看到了生的希望，于是她迅速地从埂子上站起来，习惯性地拍拍屁股上的灰，其实从火车粘在那上面的煤灰与土埂上的尘土你就是打上肥皂用刷子一时也刷不干净的。她冲了上去。

“夏玉荷。”余振林也认出她来了，满面的烧灰，就只有那双眼睛依然漂亮。

她一把抱住余振林哭了，哭得好伤心也好放松。在那一瞬间，他就是她的阳光，他就是她的甘露，他就是她的一切。那天晚上他俩就住在了一起，还是夏玉荷主动要求的。

人挪活，树挪死有时是不假的。

那时新疆垦区的劳动力奇缺，团场专门派人到各个地方去招收劳动力。他俩被招到了现在的这个团场，来到了这个叫六连的地方。那时团场尤其是连队的文化人缺啊，能写会画而且又能说会道的余振林很快得到了重用。先是代理文教，后来转正成了连队的正式文教，归团场的干部股管，成了真正的干部。夏玉荷呢？也能认几个字，又长着那么漂亮的脸蛋，张队长就让她当了排里的记工员，相当于副排长了。在老家村子里，你就是有顶天的本事，也不会有这么个身份啊！

那几年在连队的日子过得很顺，结婚的当年就生了个孩子。郎才女貌、和和睦睦的日子令队上的人羡慕。

可是谁能想到突然冒出这么件余振林隐瞒家庭出身的事。在那时这可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就等于你在隐瞒犯罪事实，想混进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来，那是决不允许的！夏玉荷感到自己垮了。她一直有个想法，好好干，争取由排里的记工员再进一步，而且张队长又对她特别关照，以后当上排长，进入干部队伍，也是很有希望的！这是件多荣耀的事啊！现在一下子没指望了，她心里感到好纠结

啊！余振林你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她想来想去，为了自己的前程，只有离婚，同这个隐瞒家庭出身的人划清界限！她也找了一个很充分很堂皇的理由，你不能耽搁咱们儿子的前程。咱们晓勇这么聪明、这么帅，结果就因为你这个老爸，将来也把前程给毁了，这怎么行！所以为了儿子，她只能跟他离婚，必须跟他离婚。

夏玉荷彻底地下了这个决心。

吵也吵了，闹也闹了，两个人甚至动手了。夏玉荷说：“余振林，你给我放明白点。隐瞒家庭出身的是你余振林，不是我夏玉荷。这个婚你离也得离，不离也得离！不然我就死给你看。”

那天，夏玉荷领着儿子余晓勇就从家出走了。据说在警卫班的值班室里待了一夜。

余振林没办法了，就来找我。

这让我很犯愁，我怎么劝夏玉荷不要同余振林离婚呢？这话该怎么说呢？

夜好安静啊，我听到了雪花轻轻地落到大地上的窸窣声。

第二章

窗外，雪在不紧不慢地下着。

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儿后，冯洲就下床往炉子里加了把柴火。队上的办公室盖得很高，为什么要盖得那么高，谁都不清楚。盖房子时陈指导员说：“就盖这么高！”他那不许别人提不同意见的口气，让谁也不再敢吭声。因为陈指导员是队上的老大。房子盖的高，天花板也高。天花板又是用芦苇把子盖的，不大保暖。于是炉上的铁板烧得通红，几乎有些透明似的，屋子虽然不冷，但也不暖和。外面正在下雪，透过窗玻璃可以看到那雪花儿在慢悠悠地飘着。在这种空寂中，似乎什么欲望都没有了，也没什么要想的人或事，也不需要你去思考什么，领袖把什么都给你想好、想到、想周全了，你只要老老实实地照着去做就行了。所以你只能有动物的欲望、生理的欲望，就这样活着，不也很幸福吗？你千万别犯贱，奢望个什么独立思考，那是很不安全的。

夜是那样静，静得让人感到有些可怕。塞进炉膛里的柴火燃烧起来了，旺旺的炉子在抽着风轰轰地呼号着。但在那火的抽抽声中，冯洲似乎听到屋外有脚步声由远而近，接着他听到了敲门声，是在敲他办公室的门。他有点吃惊，深更半夜了，谁会来找他？而且他还感觉到，敲门的是个女性。

他立马跳下床，披上棉衣去开门，门口站的果然是位姑娘。更让他吃惊的是，那姑娘竟是场部演出队里最漂亮也是最能让男人产生幻想的姑娘柳雪。他认识她，可她并不认识他，深更半夜的，她

怎么会来找他？而且来找他干吗？

记得两年前，冯洲得过一场重病，住进了场部医院。那年元旦，他病好点了。场部业余演出队的男女演员分别到各个病房来慰问演出。来他们病房的是一个背着手风琴的男演员和两位女演员，其中一个女演员长得特别漂亮，皮肤很白，圆圆的鹅蛋脸，嘴角上有两个米粒似的小酒窝，水汪汪的明亮的眼睛，一条又粗又亮的长辫子，她就是柳雪。“祝大家元旦快乐！”她把长辫子甩到胸前，捏着它微笑着说：“下面我为大家唱两首歌。”

男演员在手风琴上按了两个音，病友使劲地鼓掌。她唱的一首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世上只有藤绕树啊世上哪有树缠藤……绣球当捡你不捡哎，空留两手啊捡忧愁。”接着又唱了一首《金瓶似的小山》，她那甜美的脸再加上甜美的嗓音真是醉杀人了。她唱完，微笑着朝大家鞠了一躬，站到一边，另一个女演员就给大家跳了一支新疆舞。跳舞的女演员叫潘莉莉，身材特别好，那舞跳的是专业水平的，长得也很好看，就是鼻梁上有几粒小雀斑。柳雪当时就站在冯洲的病床边上，她的身子只要稍微动一动，她的衣服就碰到了他。她穿着一件合身的黄色军棉衣，一条蓝色的宽大的直筒裤。原本毫无性别特征的黄军装穿在她身上，却是那么漂亮而典雅。冯洲不敢直视，只是斜着眼看她，从窗户透进的阳光里，她那白皙的皮肤上细细的绒毛使人感到柔和而温暖。她微启着嘴唇看着潘莉莉跳舞，露出白而细密的晶莹的牙齿，他的心被她钩住了。晚上，冯洲变着法儿悄悄地向女护士打听她。那位护士姑娘捂着嘴笑了笑，说你可别去惹她，她是全场最漂亮的姑娘，也是吕政委最欣赏的女演员，谁要对她有非分之想，就要倒霉。场机关有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小会计，迷上她了，连着给她写了几封求爱信，结果被政委知道了，一句话就下放到队上劳动去了！他还找政委去理论，政委发火了，拍着桌子骂，你这个小流氓还不老实，我就让保卫科的人送你进劳改队！小会计吓得脸都刷白刷白的。那小会计到现在还在队上劳动呢。“那是他能想的事吗？”女护士说，瞥了冯洲一眼。她要他明白，千万别打柳雪的主意，会惹祸上身的。

就是这个柳雪，站在他的办公室的门前了。

“你叫冯洲吗？”她板着脸说，脸已冻得通红通红的，包头巾上挂满了白绒绒的霜花。

冯洲疑惑地看看她，点点头。

“你穿好衣服跟着我来吧，有人在路上等你呢。”

“谁？”

“你去了就知道了。”她依然没有表情冷冷地说。

银色的月光柔柔地倾洒在铺天盖地的白皑皑的积雪上，沁人肌肤的寒冷使夜色显得格外寂静。柳雪领着冯洲一瘸一拐地走在积雪已没过脚踝的小路上。

“脚怎么啦？”

“崴了，要不我就用不着来找你了。”

“谁找我？”

“吕政委。”

冯洲停住了脚，心头一惊。

“怎么啦？”

冯洲得思考一下，他停在小路中间。吕政委现在是场里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已经有几个月了，听说几天前在群众批斗他时还挨了揍，肋骨被打断了两根。他找他干吗？他想要他干什么？这可是有很大风险的事。可冯洲一想到，两年前那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在定秧苗时因质量不好指导员让他返工，他孤零零一个人顶着大太阳在干活时，吕政委刚好带着两个场机关工作人员检查工作路过，他看到冯洲一个人在干活，与他说了几句话，他回答得很革命，吕政委又知道他是工人家庭出身，于是在几天后，他成了开荒队的统计兼文教，成了一名干部。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才有了他的今天。

“你不想去见吕政委吗？他可是点名让我来找你的。”柳雪说，月光中她那明亮的眼睛盯着冯洲。

冯洲迈动了步子，决定跟她去见吕政委。人得有点儿良心，不能忘恩负义，忘恩负义是会遭报应的。人活在世上，对有些东西要